

阳刚 妖媚

李玉刚

原声
在线

元生 满华◎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阳刚 妖媚

李玉刚

元生 满华◎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刚妩媚—李玉刚/元生, 满华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074-2421-8

I. ①阳... II. ①元...②满... III. ①传记文学—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842号

责任编辑	李青 (500007LQ@sina.com 15810132500)
封面设计	V·智创意
内页设计	新智凝设计工作室 (fengfeng860722@yahoo.com.cn)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邮编 100053)
网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总编室电话	(010) 6817192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276千字 印张 18.25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 CONTENTS

原声
在线

- 第【壹】章 苦乐中摇滚的童年/1
- 第【贰】章 无邪的少年岁月/13
- 第【叁】章 漫卷诗书的中学生涯/29
- 第【肆】章 梦断公主岭/67
- 第【伍】章 第一次当团长/75
- 第【陆】章 第二次组团/93
- 第【柒】章 哈大线上的精灵/103
- 第【捌】章 古都西安露峥嵘/113
- 第【玖】章 舞蹈是从旋转开始的/123
- 第【拾】章 在深圳开拓空间/139
- 第【拾壹】章 浪迹天涯遇知音/151
- 第【拾贰】章 央视的星光与风采/193
- 第【拾叁】章 奉献更见寸草心/213
- 第【拾肆】章 玉刚生日与“刚丝”们的故事/231
- 附录 “刚丝”们的感受文章/249
- 后记/285



第【壹】章

DI YI ZHANG

苦乐中摇滚的童年

李玉刚是谁

农舍悬柜里的婴儿

百家炕上的童谣

KULEZHONG YAOGUNDETONGNIAN



李玉刚是谁

从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一路阳光地走来的“流行女形”演员李玉刚，要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偌大个北京城的热点新闻。

这是2007年5月5日夜晩，北展剧场外人流如潮，大家都带着惊奇和疑惑，走进天堂般华丽的剧场，一睹李玉刚男扮女装的娇柔和美丽的迷人风采。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众多“粉丝”和“刚丝”们，把本来就很漂亮的北展剧场打扮得更加绚丽，大幅的横标悬挂起来，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了许许多多巨型耀眼的李玉刚身穿戏装的剧照，灯光照在上面，招来了众多驻足者的眼光，那古典美女的扮相、色彩斑斓的衣裙和从音响里播放出来的柔美亮丽的唱腔，把整个剧场的观众撩拨得按捺不住地喜悦，也早有人跟着音乐、晃着脑袋有板有眼地哼唱起来，以先过过瘾再说，许多的“粉丝”们也早早把手里漂亮的展示牌拿在手里，等待着他们心中的明星李玉刚的出现。这些人当中有十几岁的少女少男，有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还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们，没有到过现场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草根明星李玉刚竟有如此的好人缘，这么多的人来为他捧场。

剧场里大幅剧照耀眼地晃动着，横标拉起又放下，喊声如歌如潮。

人气正旺的李玉刚，今晚还有许多明星来为他助阵捧场。湖南的辣妹子“女阿宝”李雨来了、中国第一女萨克斯乐手，也是李玉刚的恋人范小宁前来助阵，来自非洲的歌手郝歌来了、《星光大道》主持人毕福剑也来了，北

影交响乐团组成庞大的阵容……北展剧场今夜星光灿烂，一片欢乐的海洋。

剧场内，气氛明显地跟以往的演出不一样，人们都在静静地翘首等待李玉刚出场，心里却泛着阵阵波澜……李玉刚，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是从何而来，他的扮相如此漂亮，声音又如此动听，他是哪里杀出来的一匹骏马？

人们的情丝正在被疑惑牵动得悬在半空时，李玉刚妩媚地出场了，观众都惊呆了，整个剧场鸦雀无声，静得连喘息都能听到，十几秒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北展剧场好长时间没有如此喧嚣、热闹的场面了。

李玉刚扮演成大唐贵妃杨玉环，头戴闪闪凤冠，身穿艳丽古装，在舞台上尽情尽意地描摹着一个贵妇人的醉态。那身段、那表情，那曼妙的沉醉状态的美，真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看得台下的人都醉了、痴了……《贵妃醉酒》这出戏，好多观众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对杨贵妃的形象和醉态是模糊的，只能凭幻想去猜测。而李玉刚扮演的杨贵妃，却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怎不叫人眼前发光、心灵震颤？此时此刻舞台上醉态十足的杨玉环，是西部天空飘来的五彩云霞，是黄土高原盛开的奇花异葩。她奇妙的韵律在舞台上飘荡，杨玉环酒入愁肠，观众也跟着愁情升起……同时人们也更为惊奇，更加疑惑：这就是女形演员李玉刚？可真够妩媚的，一个大男人，竟能把女人描摹得这般入骨、惊艳、妩媚、美丽，甚至比女人还女人，这简直太神奇了！

突然，现场观众又爆起山呼海啸般的叫声和掌声。“刚丝”和“粉丝”们更是近乎疯狂地呼喊：“玉刚玉刚，盖世无双！”这振臂高呼的如潮如浪的“评语”，听起来似乎有激情和过头之嫌，但这是他们对玉刚的爱，且爱得太深，呼喊起来就只管痛快淋漓了。这是“粉丝”们心里的感情，这是他们的一种宣泄的方式，也是他们心里表达的一种激情的体现。

这时，沉浸在狂热气氛中的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李玉刚在舞台上妩媚动人的形象，都是他亲手设计和装扮的，甚至包括服装面料和颜色，也都是他亲手挑出来的。神奇的李玉刚，在他年轻的人生经历中，制造出了无数个传奇，他到底还有哪些传奇故事？这样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小伙子，他的爱情又会有哪些不寻常的故事？李玉刚的人生和艺术，如春回大地般地构成了“李玉刚现象”，像一团彩色的谜，传奇又神秘，在海内外引起阵阵波澜……人们禁不住会问：李玉刚，你究竟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究竟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农舍悬柜里的婴儿

阳刚妩媚

李玉刚

人来到世间想选择一个好的地方，可是身不由己的。掉到了穷苦处，你不情愿也不行。李玉刚就是出生在东北一个偏远的村庄。那地方归公主岭市管辖，命运一开始就与响铃公主联系上了，这是一种微妙的预示，你尽可以把李玉刚、响铃公主、杨玉环、虞姬和女儿国里的女皇一块儿圈进人生的大观园，但李玉刚是阳光加阳刚再加帅气的大男人，奇丽之处也就在这里，他是一个最普通人家的孩子。

李玉刚出生前，全家人住在一个叫中央堡的地方。这个村名起得很“霸气”也很“权威”，但与之很不协调的是非常贫穷。他家的境况更是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李玉刚的实际人生就是在乡间苦难的背景下开始的。一说起乡村，在城里人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幅幅乡间风俗画，其实那只不过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特别是那些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市民，常常对乡间的风景、风情有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诗情画意，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疲累、很沉重……尤其是李玉刚出生的那个年月，虽说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几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消失，标志着陷中国于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1949年金秋十月曾经有过的喜庆场面，但农村依然是一幅萧条的写实画，距离春风吹绿大地还有一段时日，更何况春风也有吹不到的角落。广大的农村依然还是贫穷和落后，祖祖辈辈好像都是这样。

1977年农历五月的一个中午，李玉刚母亲陈淑云懒散地坐在房檐下，情绪十分低落。丈夫李凤友在外地供销社工作，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妻儿老小，持家过日子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母亲的肩上。尽管她是个十分能吃苦、能承受命运艰难的女人，可面对孩子多，家里穷得叮当响，又居无定所的现实，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她怀有8个月的身孕，面对临产期，心情复杂矛盾极了。一方面是孤苦无助，这使她对现实的处境达到了仇恨的地步。另一方面，对将要出世的孩子怀有浓重的忧虑和担心。她常常挺着大肚子望着白天的太阳，望着夜里的月亮和星星，一站就是几顿饭的工夫，心里想着这个世界和家里今后的日子，想得更多的是肚里的孩子，家里这么贫困，又要添一张嘴，孩子，你投错了胎，这个家不会给你提供甜美幸福的命运，妈妈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她的心情极度烦乱，甚至对未来有些绝望。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少得可怜



的经济收入，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大女儿李红从木栅门走进院，见母亲这副沮丧的样子，就懂事地上前扶起母亲，轻声安慰着：“妈妈，别愁了，您不是说有啥难处都能过去吗？都中午了，该做饭了。”大女儿平时能替母亲干不少的家务，也深知母亲内心的忧苦。

陈淑云长叹一声：“看看这个家，我真不想进去。房子是租人家的，又穷得啥也没有，肚里的孩子快生了，还啥着落也没有。你爸爸在外老不回家，妈寻思着，不行咱们先搬到你奶奶那里去，那里人多，生孩子时好有个照应。”

李红说：“妈妈，这里有舅舅他们，也能帮助咱们呀！”她想到了姥姥家。

陈淑云说：“你老爷刚去世，你舅舅他们正难过着呢，就别再给他们添负担了。”说心里话，自己家的困难她不愿意让别人插手，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李红理解妈妈的心情，顺从地点点头，她理解妈妈的坚强性格。

其实，在这之前，因李凤友常年在在外，家里的日子全靠老爷、娘舅帮扶接济。可是，正当李家的日子处在更为艰难困苦关口时，老爷陈万德突然去世。

李玉刚老爷陈万德虽说是个地道的农民，但他是一位没有读过书的智者，在中央堡一带农民中，无论是治家、创业，还是教子，表现都是杰出的，深受乡村父老敬重，也是亲友中很受尊敬的核心人物。他的性格属于自强型的，思想一贯开拓，做事很有谋略。在他长达90余年的命运中，曾几次欲展图腾之翅，但终因社会变革，使之壮志未酬。他正派、勤奋的做人风范，犹如百年巨荫在影响着整个家族。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离去，对陈氏家族以及亲友无疑是个重击，就像抽掉了中梁、大厦倾倒了一样。

陈淑云秉承了父亲陈万德的自强和智慧，也吸纳了母亲于氏的勤劳、贤惠和善良。父亲的撒手人寰，她深受刺激。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二女儿不满三岁，就因缺奶少食营养不良而夭折。还有三弟的媳妇，年轻轻的就短命少亡。仅仅是前前后后，亲人的接连去世，使她的神经眼看要崩裂……她想暂时离开中央堡，躲避一下弥漫在中央堡上空的悲痛气氛。同时生孩子也需要婆婆一家的帮助，毕竟将要生的是李家的骨肉后代，待她们不会错的，她往好处想。

经过一天的收拾准备，李玉刚的三舅陈信最终说通生产队长，搞来了一辆单套胶轮车。陈淑云拖着笨重的身子带着大女儿和大儿子坐在车上，心情复杂地离开中央堡，抱着新的幻想向婆婆家奔去，但心中充满惆怅。

李玉刚的奶奶家住在一个小梁屯的地方，离中央堡很远，步行走得一天的路程。马车虽快，也得半天。东北农历五月的玉米，正撒欢地疯长，望上去无



边无际满目翠绿。庄稼掩映着坎坷不平的土道，马儿尽管小步慢跑，车身还是颠颠簸簸。

娘肚里的李玉刚，还未出世，就开始经历路途的坑坑洼洼。

陈淑云坐在车上，一会儿目光呆滞，一会儿充满了幻想，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和担心忧虑。因为，她了解公公、婆婆一家人的性格。她与丈夫李凤友风雨同舟近十年，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叫人特别不适应的怪脾气。对她来说，丈夫一直是个谜团。丈夫非常内向，或者叫内敛，总也让人琢磨不透，简直就是一座孤僻的山。十年夫妻生活，过得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可他的情绪从不外露，把很多事情深深地掩藏在心里。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很少有沟通的机会。或者说，一开始她还想过沟通，并主动努力地去尝试。可到了后来，她就再也没有信心，再也鼓不起勇气了。每当闲下的时候，她也认真分析过丈夫，为什么那么寡言少语？为什么那么冷漠冷淡？最终她将丈夫这种古怪性格联系到公公的家教家风上来。那是一个有着非常严重的封建礼教的家庭，对人的思想束缚特别严，就像一个阴冷的冰窖，你只要身陷其中，就很难挣脱精神中被注入的封建元素……想到这些，陈淑云浑身一阵战栗，冷汗冒满前额。她不敢再往下想，内心里对投奔的目标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因为那毕竟是别人家。

马儿啊，你慢些走

车子啊，你轻些颠

路弯弯，道坎坎

叫人好心寒……

陈淑云暗自哼着从心底生出的歌词，采用的调子自然是二人转。做姑娘时她是中央堡一带小有名气的二人转演员，虽说只是村级的，可每当几个村集合在一起“大兵团”作战时，她准是被推选到文艺宣传队里。就是在村里参加劳动，每当田间地头休息时，社员们也准是哄叫着：“陈淑云，唱一个！”漂亮的陈淑云既不怕场，也不怵众，就闪着大眼睛，甩着长辫子，



站起来给大伙唱段二人转，只唱得男人们心都发颤，两眼痴痴盯着她。那时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上门说亲的快踏破门槛了，可命运却使她最终选择了现在的丈夫李凤友，一个与自己性格差距很大的男人。这是鬼使神差，还是命运注定？还是上帝的安排？

陈淑云恍恍惚惚地猜度命运，小梁屯却清晰晰地呈现在眼前。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零零散散地撒落在东北黑土地上，同样被树木和庄稼掩映着。西斜的太阳依然炎炎地照着，村里狗未叫、鸡没鸣，一片沉寂。街里跑出几个小孩又出来几个妇女，算是对陈淑云一家到来的简单欢迎。

早有嘴快、腿勤的女人去李家报信，可李家很沉得住气，满院里纹丝不动，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一切一切如同平常，一个古老的院落，缺乏生气和热情。

陈淑云带着孩子们一走进婆家的院，就感到一种彻寒彻寒的压抑向她们袭来。她们被照直领进一间小黑房里，似乎这间小黑房早就在命运的途中等着她们。低矮的屋檐，糊满窗纸的木格子窗棂，外墙上挂着几瓣大蒜和红色的辣椒说明小屋还有着人间烟火，低矮的屋门，不得不低头才能钻进屋里。

陈淑云喘息着，拖着笨重的身子坐定后，略略打量了一下这间黑屋。小屋属旧式的农家土坯建筑，椽檩已被熏成锅底色，墙皮也被熏成火焰色，并有几处脱落的地方。窗口很小，还没有玻璃，只是用脏兮兮的塑料布遮着。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一盘土炕便占去了大半个空间。土炕最多能睡两个大人，生下小孩该往哪里躺放？半墙上并排钉着两根木橛，木橛上系着两根麻绳，麻绳绑着一只木箱，黑压压地悬在半空，看了叫人不禁提心吊胆，生怕那木橛、那麻绳固定不牢，一脱落会砸着人。也许地方太小，才想出的这么一个办法。

李红阴沉着小脸，撅着小嘴问：“妈妈，爷爷奶奶就叫咱们住这儿？”

陈淑云无声地淌着泪，一把将两个孩子揽进怀里：“孩子，这房子虽黑虽小，可也算是咱娘儿们的容身处了……”看到眼前的一切，她丝毫没有办法。

就这样，陈淑云一家算被安顿下来。随后的日子少吃缺柴还能忍受，最使她发愁的是孩子眼看要出生，这么窄小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往哪里搁放？后来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见有一天进来个木匠，抱着一个木柜，在悬着的木箱上比画了半天，将木柜绑在了木箱上，还拉动了



几下木柜的抽屉，看看合适稳当了，就笑笑说：“好了，这回生下孩子就有处放了”他的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时陈淑云才醒悟过来，原来这只悬在半空的小木柜是给我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他们可真能够想得出来，也真够绝的。她又气又急，怒火压不住地往上蹿，可她强压着、克制着，咬着舌尖不让自己发作。她想：吊柜就吊柜吧，不管咋说，生下孩子总算有地方放了。她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心里呼叫着：儿呀，你知道你落生后将住在哪里？你不是躺在平坦的炕上，而是躺在悬吊的木柜里。这特殊的摇篮，是你来到人间最安全、最舒服的地方。

深夜，两个孩子睡着了，陈淑云眼睁睁瞅着狭小的黑屋，终于冷静下来。她没有埋怨和感伤，只是觉得这厚重的黑暗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这黑暗意味着长夜还没有结束，那白天多会儿能到来？突然，她的腹部隐隐疼痛起来，她没在意，以为是睡冷炕着了凉。可是，疼痛在渐渐地加剧。她侧卧着，缓缓地蜷缩着身子。这时，她清醒地意识到：孩子要出生呀！她正准备叫醒女儿，疼痛又缓了下来，那就先别惊动他们了，她尽量自己坚持着不愿打搅别人。

陈淑云被一阵紧一阵缓的疼痛整整折磨了大半夜。她心里奇怪：按说这是第四胎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她记得生第一胎时，的确是疼痛得钻心难忍。可生二胎、三胎就好些了，虽然也疼痛，毕竟是短暂的、顺利的。这第四胎是怎么了？一开始就这么要命地折腾，一折腾就这么长时间，难道是孩儿未出世就知道他要降生在这间小黑屋，并且要躺在吊柜里度过他最初的人生日月？

天终于亮了。陈淑云的腹痛更加厉害，浑身上下已被汗水湿透。

女儿李红一惊一乍地跑出去叫人。很快屋里屋外就忙作一团，小黑屋空前地被打破了冷清，成为李家院内最突出的目标，小生命就要在这里诞生。

说也奇怪，就在东北大地鲜红的太阳刚刚露尖时，小黑屋里升起了初生婴儿的啼哭声，而且哭声响亮，传得很远，几乎整个小梁屯都能听到。

接生婆在婴儿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一巴掌，笑盈盈地说：“这孩子一生下来嗓门就这么亮，这么好听，保不准大了会有出息。”悦耳的哭声继续着。

听了这句话，刚才还处在昏迷状态中的陈淑云，意识一下子就清晰了。她挣扎着昂起头，急切地问：“是男孩儿、女孩儿？”其实她是想要



个女孩子。

接生婆说：“恭喜你，李家又添丁了。”接生婆一脸的喜相，举起孩子给她看。

接生婆将婴儿抱到陈淑云眼前，她看到这婴儿皮肤白白的，头发浓浓的，个儿不大，眼睛还在闭着，但很精神……哎哟，小儿子，这就是我的小儿子……你睁开眼看看妈妈，看看这个小黑屋，再看看你的小吊柜……婴儿哪能听懂这些？他只是动手弹脚地哭着，哭声特别地与众不同，分明是有些旋律似的……陈淑云心里涌动着热潮，儿啊，我的小儿子，妈妈祈盼你将来会有好命运，因为你一出世哭声就像一首歌，是那么清晰无比，是那么优美动听。

七天之后，当小玉刚柔嫩的身子刚刚撑住点儿劲，稍稍能抗拒冷暖的时候，陈淑云第一次试着将他放进吊柜的抽屉里，还不错，正好放下。

小玉刚平躺在抽屉里，慢慢地睁开眼睛，并抖动着细腻的眼皮，深情地看着妈妈。陈淑云低头注视着小儿子一双纯净无比的眼睛，心头一酸，泪水便扑扑地滴在孩子的脸上，并低声沙哑地说：“小儿子，妈对不起你，一出生就叫你悬躺在柜子里。妈没办法呀，外面没有你生存的空间，好在这柜里不潮湿，只是妈妈的心也在悬着，生怕这吊柜不牢靠，不安全……孩子，你就委屈些吧，妈妈也在委曲求全。”她看着小儿子心里渐渐踏实下来，多俊俏的小生灵呀。

小玉刚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小胳膊小腿又动弹起来，就像这只吊柜是他人生初试的空中舞台，他在舞之蹈之，向悬着的命运挑战。

小玉刚的出世，给李家又添丁继嗣的香火，按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可李家的院内并没有被喜气冲刷得一片晴朗，仍然被冷肃的气氛笼罩着。陈淑云一家并没有被视为正宗而特殊的对象得到应有的照顾，而是像冒闯了别人的宅子，搅乱了人家的安定生活，处处有一种被歧视，或寄人篱下的感觉。她时时在忍着、承受着，终于有一天，旧的刺激和新的压抑交加着重击她的神经，她实在受不了啦，神经系统在一再的扭曲中飘忽地错乱了。她疯说疯道，疯跑疯闹。

闹到最厉害时，家族里有人提醒：“看她伤着孩子，快把孩子抱走！”

孩子从吊柜中被抱出来时，陈淑云看见了，这一刻她被清晰的婴儿形象一下子刺醒了，呼喊扑上前去：“你们还我的孩子！还我的孩子……”

有两个大男人上前抓住陈淑云的胳膊，不让她和孩子接近。

女儿李红哭叫着扑过来护着妈妈：“你们放开我妈！放开我妈呀！”

小玉刚的哥哥李伟先是怔怔地看着，然后咬牙切齿地也扑上前去厮打那些大男人。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不让妈妈哭，不让人抢走小弟弟。

小玉刚被吓得直哭，他刚来到人世上，纯净的思维里根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本能地意识到妈妈是在冲着他哭着喊叫，妈妈怕别人抢走了他，想把他夺回来。于是，他哭喊着向妈妈伸过一双小手……妈妈和他距离很近，但就是到不了一起，因为有两股强大的力量不可抗拒地要把他们母子分开，虽然近在咫尺，可就像隔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隔着万仞难越的雄峰。

这是一段无法诉说的历史，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景，也是一种不便揭示的现实。封建的阴影与裸露的贫穷相结合，会形成一种扭曲的魔力。这魔力施加在一个心身脆弱的少妇身上，她便会受到深深的伤害。而这种伤害是刺入骨髓，甚至是刺入精神和灵魂的。而这场伤害性的风波，又是悬起在一个家族里。家族是一张网，且又是纺织规律的网，一旦你撞入网络，就怎么也躲闪不开四伏而来的袭击。小玉刚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被网络包围的环境里，他的小手再用劲儿张开，再哭着大喊大叫，也挣脱不了这张网的束缚，他太小了。

不过，妈妈是个十分强劲的人，在她清醒的时候，她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她认为，小儿子的童年时代也只有几年，长大后他所面临的将是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丑恶。如果不及早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既黑暗又狭窄的空间，那小儿的童年时光里就不会有笑脸，那将是一种怎样可怕的伤害啊！不，她愤怒地叫着，我要让我儿充分享受童年的阳光生活，我要让浓浓的母爱给儿子营造一个温暖明媚的生存环境，给儿子一双坚强而自信的翅膀，好使他日后高高的飞翔。看到小儿子的一双有神的眼睛，更给了她离走的决心。

天无绝人之路，陈淑云决定要带着孩子们回中央堡了，并在那里迎接命运新的挑战。这时的小玉刚已满7个月。他好像非常明白妈妈面临的困境，当妈妈放他在地面上时，他竟然会扶着炕墙稳稳地站住了，并且坚强自信地望着妈妈眯眯地笑着。多么神奇的孩子，这么早就会站稳了，而且站得好好的。

陈淑云惊讶地叫起来，她感到儿子这样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奇迹。儿子“啊啊”地朝她叫着，她蹲下来向儿子伸出手：“儿子，来，向妈妈这里走！”小玉刚丝毫没有犹豫，竟然迈动着他的小腿，勇敢地向妈妈走过来。

妈妈再也忍不住激动了，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泪水止不住地滴在小玉刚的脸上。我儿子已经会走了，她想，多么坚强勇敢的儿子啊！有这样一个



小生命的鼓励，我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战胜。于是，她不再沮丧，不再垂头丧气，不再怨天咒地，收拾好简单的东西，第二天一早，便抱着小玉刚，领着大女儿和大儿子直奔中央堡。她走得很坚定、很执著，是小儿子给她求生的力量。

整整走了一天，一天里她一直抱着小玉刚。7个月的孩子是很不好抱的，她的胳膊酸疼极了。到了下午，她的背部、脖颈都酸胀得难以忍受，可是她没有半途灰心，依然抱着儿子，领着一双儿女在曲折颠簸的沙土道上奔波。她顽强地前行的剪影在前后摇摆，最后左右晃动着。她实在没有力气了，但是她的信心丝毫不减。她一直往前走，再也不回头。不愿看到那小梁，甚至日后提也不愿提到那个深深伤害过她的地方。她相信前面是光明的，路是宽广的，尽管暂时心中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要住那小窝，但那是自己的小窝。

夕阳西下时，村子里开始冒起炊烟，大人和孩子都饿了，虽然只能用玉米粥暂时充饥，但那必定是自己的家，一丝温馨的抚慰浮上陈淑云的脑海，她大步流星和孩子们终于回到了中央堡，回到了自己那一贫如洗的小窝。

百家炕上的童谣

回到中央堡的小玉刚，因为妈妈没有奶水，几乎吃遍了村里其他女人的奶。小玉刚长得五官端正，身材苗条，中央堡村民们非常喜爱他，奶他的女人们更是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小时候他长得清秀，是个谁见谁爱的孩子。

等小玉刚稍大一点儿，母亲就顾不了他了，为了这个家，她要到市场上去卖东西。这时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共存。许多省份都在进行开放小商品市场试验，并且成效出奇地显著。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小商品宽广的出路，犹如一场不可抗拒的风暴呼呼卷来，强烈地动摇了国营商业几十年独家经营的根基。小玉刚父亲所在的国营商业单位，不可躲避地受到了震撼性的冲击。为了改变官商作风，也为了参与市场竞争，给商业职工寻找新的出路，李凤友被调动得更加频繁，常常是去一个地方还没站稳脚跟，又接到了新的调令。李凤友对现实摸不着底数，对前景诚惶诚恐，对家里的事情更是无心顾及。但是，他的处境又不可回避地直接影响着家里。

看过苏联小说和电影的陈淑云，面对家里孩子要吃要穿，却穷困得难以支撑的现实，突然想起了一句著名的台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她顾不过来还不能自理的小玉刚，决然地走向那个还在议论纷纷的交易市场。她要挣钱养家糊口，要供孩子们上学，要用自己的血汗为孩子们的前程铺设一条阳光大道。

是的，作为母亲，应该对孩子们的人生负责，应该带领孩子们对生活追求新的渴望。那么，自己就得勇于从农村这块土地站起来，向风雨弥漫的市场冲击。

当时，陈淑云一家没有地，不是以农事劳作春种秋收为主。她创业的第一步是先买鸡蛋孵小鸡，然后到集市上去卖。孵小鸡是件很辛苦的事，她每天天不亮就和大儿子拿上手电筒对着鸡蛋看影子，确定有没有小鸡。

小玉刚只隐隐地记得，妈妈把那些在蛋壳里死的小鸡放在灶坑里烧，再做点玉米饭，然后说：“老儿子呀，这些小鸡好吃，给你解解馋。”

小玉刚叫这些小鸡是“小毛蛋”，他从妈妈手里接过“小毛蛋”，在小手里来回倒了几下，就赶紧往嘴里送……他哈哈地吸溜着，感觉那味道别提有多香了。他认为，那是他童年吃过的最好的美食，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的一种土香土香的味道。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吃到别的东西，特别是大鱼大肉。

后来，小鸡卖得顺了，陈淑云又开始孵小鸭、小鹅，同时还兼做别的小买卖。她忙得不可开交，整日里在家与市场之间的道上奔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玉刚得不到妈妈的照料，就只好在街里“流浪”，谁家碰上了，就领他往家里去，给他吃给他喝，有时还留他住夜。那时人们愿意领他留他，不只是看他可怜，主要是喜欢他。小玉刚天生得爱唱爱跳，那时已呀呀地学会一些歌，并会扭着小屁股在人家炕上蹦蹦跳跳，酷似后来流行的摇滚乐。

不论到谁家，每当吃饭前，人家笑着说：“小弟，”（这是他的乳名）“先给唱一个跳一个再吃饭。”因为他太可爱了，是一种清秀的俊俏。

小玉刚就把人家的炕当舞台，又唱又跳，直到气喘吁吁，细汗渗出。

可以说，在童年的时光里，他几乎吃遍了村里每一家的饭，也把百家的土炕当成了百家舞台。从悬空的吊柜到土炕舞台，他童年的路一直是奇特的。“摇滚”的“歌舞”伴着他又苦又乐的童年，便是他最初的人生天地。



第【贰】章

DI ER ZHANG

无邪的少年岁月

灿烂的朝阳坡

爱出头的孩子王

最幸福和高兴的是过大年

一个『国营单位』的梦

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WUXI EDESHAO NIAN SUI YUE

